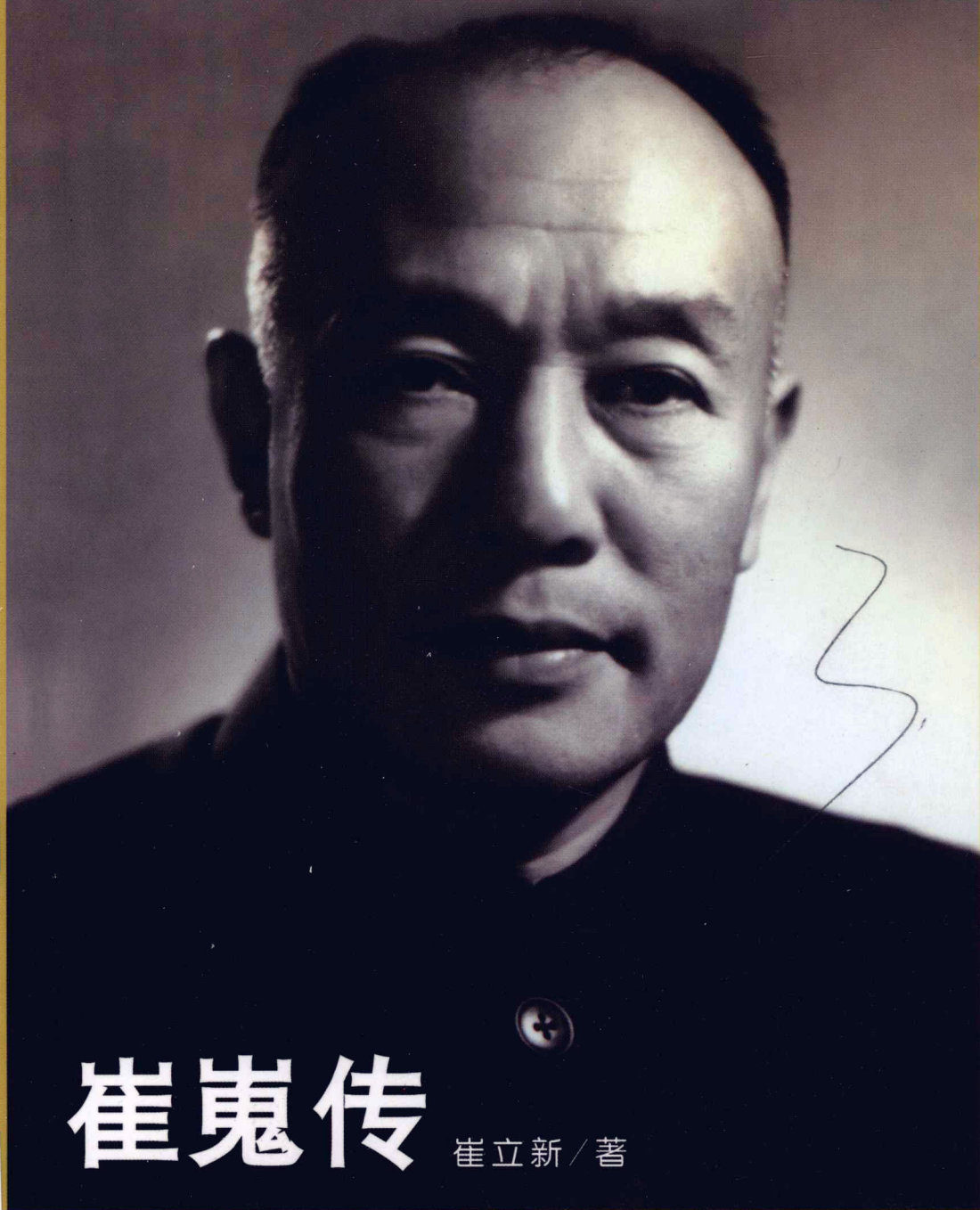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大帅崔嵬



崔嵬传

崔立新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帅崔嵬

崔嵬传

崔立新/著

C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帅崔嵬/崔立新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6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6 - 03085 - 8

I. 大… II. 崔… III. 崔嵬 (1912 ~ 1979) —传记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813 号

责任编辑: 柴 芳
图文编辑: 赵子航
装帧设计: 赵子航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大帅崔嵬
崔立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4 字数/32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085 - 8/K · 0125
定 价 48.00 元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余本。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推小车的大汉崔嵬

(代序)

黄宗江

欣悉《崔嵬传》(崔立新著)即将出书,邀我为之序。崔嵬逝世十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怀念文字,如今也难写得更真切,乃录于下,以飨同怀。

十年前,中国电影界、文艺界的一颗巨星殒落了,身后哀荣,看来颇不寂寞,其实也还是不胜寂寞的。

我识老崔也晚,只是早就听说——

在“一二·九”,在街头,他带着“班子”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在战争岁月,他率领“火线剧社”出入青纱帐……

“文革”后期,只为老崔老年丧子,伤心不已,我们一些朋友常聚在他家里为他消忧解愁。记得有一次老马(海德)偶然提起海伦·斯诺写的《续西行漫记》。老崔兴奋地说:“写得好!还写了我!”马海德操着洋泾浜华语接过头来:“哦,写了你,就好?她没有写我,很不深刻,很不全面!”如今二人均已作古,笑声仍似盈耳。想到国际战友在战火中的中国戏剧史这重要的一页,还的确是相当深刻,相当全面的。

我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才和老崔初次见面,他在我写的《海魂》里扮演一个起义水兵窦二鹏。我直感到,好一条山东大汉,好一个大兵,他身上有硝烟。导演徐韬也确在影片背景上以至窦二鹏身上浓涂着硝烟。此后,多少年我总在这条大汉身上感到一股硝烟,无论是在他演的《老兵新传》里,他导的《小兵张嘎》里,这汉子从肉体到精神就是浑身的硝烟。在他扮演的近古的叛逆英雄宋景诗身上,近代的农民豪杰《红旗谱》的朱老忠身上,乃至他导演的卓越的戏曲影片中林冲、鲁智深以及杨门诸女将身上,都有着当代历史所带来的硝烟。然而不幸的是,英雄崔嵬自己也被当世一股逆风带来的硝烟所冲倒,那就是那一场比“天门阵”还难破的大战——文化大劫

杀。

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伙伴，跌倒了再爬起，舔着自己的伤口。过去老崔和我虽相识，他的老伴和我的老伴还在同一个戏剧学院任教，但我们之间来往并不多，却在“文革”后期成了通家之好，因为时代的此一阶段，是一个“相濡以沫”的时期，是一个一起诅咒以我们过去的同行江青为首的时期。斯时老崔和我都已所谓被解放，勉强地给予了工作，我们都是渴望着生命似地工作，当然也还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奉命导演描写抗日硝烟的样板京剧《平原作战》。那可是不准走样儿，一动也不敢动，动辄得咎，乃至再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浩亮在坐镇，我给主角出场的过门音乐延长了好几秒，他也没说啥。”老崔这大汉脸上透出一丝从来少见的狡黠的笑容。我那时也在准备写作，想一写已故河南劳模、农民杨水才。杨水才有一句极其平常、毫不惊人的语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就简单地告诉老崔：“我要写个农村剧本叫《小车》。”他单听得“小车”二字，就长长地带着山东腔“嘿——”了一声，接着说：“我来！”我就等着他这句。他那时导演了一部难以称心的影片《红雨》。一开头农村青年男女推着一辆辆小车，装卸土石。伴唱的是郭兰英的梆子腔，好不红火，那一车车干巴巴的土石也像是显示出生命。我当时心想，这种简单得甚至俗套的劳动场景，也只有老崔，谁还能拍得这么带劲儿？他自己就是那么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人。

“文革”硝烟散尽，大家又获复活，大忙特忙起来，难得见面了。一天在他住的宝禅寺口偶遇。他数叨了一大串工作，笑着来了句：“不知老之将至！”又改口说：“太客气了，什么将至！是已至！”我脱口而出：“还是客气了，是死之将至了。”我一语出唇，顿时感到这句玩笑过头了，太残酷了；想起来就不安，尤其是半年后他就倒在病床上，肝癌不起。

他住在北京医院。那时我忽然想兼干导演拍摄我写的《战歌》，一个我想用、他也想用的演员偷了个探视牌给我，我就去看老崔。他义气地说：“你先用，我再用。”他那时正准备拍摄《西安事变》，但是我心里已经晓得他拍不成了。

听说他从来不说一句泄气的话，以至对他最亲近的老伴和女儿都不透露半点感伤，怕引起对方难过。只有一次他老伴发急，他才急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你一急，大家不都急了？”据说这是这汉子病中最急的、最动声色的一句语言了。

还听说，有一次他“火线剧社”的老战友傅铎去看他。他们过去常开玩

笑，说傅铎的形象演《西安事变》中蒋委员长的副官最合适不过了。此时傅铎欲慰无辞，强笑着开逗：“我等着演那副官呢。”老崔这时却一语难发，迸出了不轻弹的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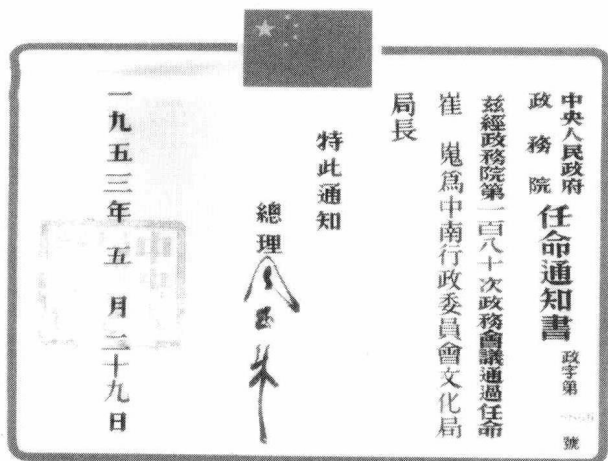
人的性格不同，哪怕是临终也各有所不同——“谢幕”，演员都有着不同风格。赵丹有交代不完的遗言，甚至讲不了话时，提笔书赠友好，也是分得清人物关系。崔嵬则是默默地，仍像是在吃力地推着小车。我们的一些亲密的同行——上官云珠、孙维世、徐韬（《海魂》导演）……在“文革”硝烟里死无葬身之地，连个骨灰都没能留下；崔嵬、赵丹等还是死在病床上，且是高级的北京医院，但各有遗愿未了：赵丹是没演成总理、鲁迅，未能参加《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崔嵬则是没拍成《西安事变》……还有的是工作哪！小车终于推不下去了……他们常令我想到那两句诗词：“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目 录

出版前言	1
代序	黄宗江 1
第一章 从“宋大帅”到“崔大帅”	3
第二章 漂泊的梦	18
第三章 放下你的鞭子	37
第四章 生命中的《青春之歌》	78
第五章 踏着救亡演剧的路去延安	112
第六章 从延安到敌后	133
第七章 滹沱河畔的朱老忠或崔嵬	160
第八章 一个老兵与一群小兵的故事	195
第九章 性格崔嵬 魅力大帅	220
第十章 大墙内外的牵挂	262
第十一章 暮年雄心	279
附录 崔嵬年表	286

不少人问我喜欢扮演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我都毫不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扮演农民，更喜欢扮演战士。因为我熟悉他们！熟悉从田庄走上战场的八路军。

——摘自《崔嵬创作手记》



崔嵬的任命书

这份 20 世纪五十年代保存下来的任命书，是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签署的，可以想见，这位叫崔嵬的文化官员应该是有相当级别的了。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中央把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崔嵬便是主管中南区六省二市文化工作的官员之一，职务名称是

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局长。那时，他已是十分有名气的红色戏剧家了。他给同志们的印象是工作称职，但居官不像官，日常生活里，还是那副戏剧演员和导演的做派，心里那团艺术之火依旧炽热灼人。所以后来的一天，崔嵬接到好友陈荒煤的来信，问他能否出演郑君里导演的电影《宋景诗》时，他二话不说，挂印而去，欣然披上起义领袖宋大帅的行头，走上银幕。从此，“崔大帅”的名号也在中国影坛叫响起来。

才华横溢的导演郑君里，最初选择崔嵬出演男主角是看准他的形貌气质、表演功力和熟悉农村生活，以及拥有十多年军旅生涯的经历。同事和朋友们也都认为离开舞台多年的崔嵬，这回也就是票儿一把，过过戏瘾罢了。大家都知道，老崔是个出了名的戏魔，即使在战争年代，不管舞台演出条件简陋到何种地步，他导演的大小剧目依旧是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从不拿艺

术质量打含糊,当儿戏。在平时的生活、战斗中,无论他对剧社(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作者注)的同志们怎样关心、呵护、宽容、大度,可一旦拉开大幕,立刻变得六亲不认,眼里只剩下戏了。谁要在舞台上掉了链子,没有二话,就等着挨他的剋吧!许多老战友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对他们的崔导演或崔社长的那张严峻、黝黑的脸,仍然记忆犹深。这是后话了。

第一章

从“宋大帅”到“崔大帅”



崔嵬(1912—1979)

1954年乍暖还寒的初春三月,《宋景诗》剧组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到剧中人物——起义领袖大帅宋景诗(1824—1872)的山东老家东昌府堂邑县岗屯乡小刘贯庄(今聊城市冠县甘官屯乡刘贯庄——作者注)体验生活。

一身农民装束的崔嵬,谢绝了车辆、单人住房和配属勤务员的高干待遇,一头扎进乡亲们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股热切劲儿,让人不得不重新揣度他对拍摄电影的投入程度。这一点,让导演郑君里想起前不久自己对崔嵬能否答应加盟剧组的忧虑,不觉哑然。这位与蔡楚生联合导演过经典之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著名导演,先是力排众议,否决了包括赵丹这样大牌演员在内的诸多推荐人选;之后慎重地给友人兼领导——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去函,征询关于邀请崔嵬出山扛鼎的想法,并陈述种种理由和设想,诚挚表示,这个角色非崔嵬莫属。

赵丹当时也对这个角色与自己的距离有着明晰的判断,后来,他在崔嵬去世的那一年怀着抚恤的心绪评述好友的表演艺术时也谈及了此事。赵丹说崔嵬同志可以称得上性格演员。他的戏,戏如其人,与魏鹤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不像石挥那样,生活中与戏中完全是两个人。他的气质厚实、热情、奔放、豪迈、粗犷,真可谓气势磅礴又不乏细腻;是不可多得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他是大个儿,天赋嗓子好。气魄方面,赵丹认为自己与蓝马都比不过崔嵬,所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得天独厚。有的戏只有他能演,换别的人

就不行。赵丹举例说,《宋景诗》这个戏,有人劝我说《武训传》失败了,(1950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赵丹主演的历史教育题材影片《武训传》,历经了由香花到毒草的大起大落,赵丹及其他主创人员与影片一起接受文艺批判。该片后来名列《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400部》之第二位。巧合的是,武训与宋景诗都是同一时代山东堂邑县同乡。两部历史人物正说传记影片相继在建国之初由上海影人拍摄,前后担纲主角的是有“南赵北崔”之说、享誉演艺界的两大艺术家赵丹、崔嵬,命运却截然不同。——作者注)再演个《宋景诗》翻翻身吧。我当时正需要仔细考虑一些问题,如果开开批判会,写个检查,马上“脱胎换骨”了,这是不可能的,是在艺术上不诚实。所以没有接受这位好心的同志的建议。听说老崔来演,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个角色只有他能演。气质、形象完全对头。我演不过他的。我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得不到他的成就的。所以我说他是得天独厚。

崔嵬的条件是明摆在那儿的。郑君里的分析透着慧眼识珠的睿智。

览信思忖,陈荒煤也深以为是,觉得那个大帅宋景诗与这个老朋友崔嵬颇有几分暗合。他一方面给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郑君里导演回信:他(崔嵬——作者注)现在担任中南文化局的局长,主管六省二市的文化工作,任务挺重,工作很忙,这要看他本人的意见了。另一方面把这事说与崔嵬,告诉他调他来担任《宋景诗》的主演,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你那个大局长不当行吗?来跟我一起搞电影吧。陈荒煤记得老崔当时笑得那么天真坦然,说:你还不知道我这块料!就把我调来当个演员,以后学学导演吧。陈荒煤由是感慨:可见,老崔并不留恋那个领导岗位。

剧作家李準几十年后忆旧老朋友的这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严格说崔嵬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老师。听说他“挂印”当电影演员了,有不少同志觉得很稀罕!后来我们谈及此事,才知道他是对中国电影有抱负的,他想在电影民族化上创出一条路。他觉得中国人民有坚强的胃,可以把电影这个舶来品变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艺术形式。

中国电影界流传甚广的一段佳话——金山、赵丹、崔嵬三人谈艺,崔嵬就表达了这个他一生追求的艺术理想。那是他说到做到,弃官从艺,成为职业电影演员后,相继塑造了几个观众喜爱的银幕形象后的事儿。那一篇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谈艺录,简洁地从加在括号里的背景介绍开始。

【崔嵬、金山正在谈《红旗谱》拍摄中的一些问题,赵丹闯了进来】

崔嵬:电影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我们必须把它民族化,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独创性,创造我们民族的电影。

金山：要使电影表演艺术民族化，首先要考虑民族语言和民族感情的问题，这仍然是个深入生活、提高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很难如愿以偿。

赵丹：因此，在继承传统的时候，还必须身体力行、深入生活。许多艺术大师们苦心创造的一些艺术规律，都是来自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崔嵬：民族化决不仅是电影镜头运用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内容、思想、感情等问题。深厚的生活基础，决不意味着就会产生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与对生活理解、感受不深有关。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解决生活的深度，有血有肉的形象永远和他无缘……

以塑造银幕老太太形象著称影坛的吴茵，便从体验生活中结识了崔嵬。对于这位不曾合作过，这回要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吴茵起初还是相当敬畏的。

“哟，是儿媳妇来了吧！”1979年，参加全国文代会的间隙里，71岁的吴茵与崔嵬的爱人何延这样风趣地招呼着，说起那段与崔嵬演绎银幕母子的花絮来。“当时角色已经确定了：我演宋母，沙莉演宋妻，石挥扮演僧格林沁……至于宋景诗这一角色，当时有些演员力争过，但都未定。我们到小刘贯庄下生活都一个多星期了，宋景诗还没有来。有一天，导演郑君里同志告诉我：你的儿子快来了，是从武汉来的，中南文化局的局长。我的天，来了个局长当我的‘儿子’？我犯嘀咕了，这么大的官，合作得好吗？”①

文学剧本或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山东好汉宋大帅还未曾清晰起来，现实生活里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大汉崔嵬已挟风带雨地立在了吴茵眼前。他那凛凛一躯的彪悍身形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天然霸气。几乎是在一天之间，剧组的人们就认同了这一个“宋大帅”，也就明白了导演何以坚持启用崔嵬这个戏剧舞台上摸爬多年，但在银幕上还是个新兵的个中缘由。

“他（崔嵬——作者注）来了以后，挺大高个，粗犷中带朴实，没一点官架子。我们初到农村，谁是地主谁是贫下中农，怕交错了朋友，越紧张越闹笑话。有个演员就闯到地主家。然而，老崔做起群众工作来却是得心应手。”聊起那时的情形，吴茵由衷地流露出对老崔的钦佩。崔嵬与农民老乡的接触是真正意义上的“打成一片”，而不仅仅是走近，或是走进。他是实实在在地融入，是手握手地交流，是心贴心地碰撞，是同吃住同劳动。作为和丈夫一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妻子，何延最能够想象得出吴茵叙述的这些个点点滴滴：这是老崔的做派，他就是那么个人。吴茵继续叙述说：“他（崔嵬——作者注）熟悉山东农村，什么农活都会干，也善于和群众交朋友。他来

了没几天,我们和群众的别扭局面就打开了,一下子和群众打得很热乎。虽然县委给他配备了两名警卫员,他却事事亲手干。非常平易近人。我和他开玩笑:我可有个好‘儿子’了,你从气质上就有点像宋景诗。”^②

这个角色显然激发了崔嵬极大的创作欲望,一如既往地倾注全部的激情从深入生活入手,走近角色,走进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这除了他多年来恪守的职业习惯外,实在是那个农民起义领袖刚烈悲壮的性格命运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同样刚烈激情的男子汉的心。“我曾经在岗屯(宋景诗的家乡——作者注)街上见了宋景诗的侄孙宋克义,他听说要把宋景诗的生平拍成电影,非常兴奋,他把我约到他的家里,谈了一个下午。他知道我要扮演宋景诗,拉着我的手端详了我半天,点点头笑了笑说:你这个头、脸膛,跟俺大爷爷不差啥,你这手可差得多。俺大爷爷的拳头有你两个大……是条大汉!真是躺下去一张床,站起来半堵墙!俺们家都是大个!”^③

善于反刍和总结经验的崔嵬,在影片公映后,连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报刊杂志上的多篇关于《宋景诗》的创作谈中,涉及了诸多此番下生活的内容,那感觉就像江河入海,龙归潭渊,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个农民出身的演员汉子拥抱土地的热烈、真挚和他关于艺术一定不能离开生活的质朴信念。促使崔嵬义无反顾地放弃高层文化官员的一切,踏下心来做一个职业电影演员(当时的说法是做一名普通文艺工作者——作者注),已年届不惑却从头干起另一种全新行当的原因,是否与演员的这个特殊身份能够帮



崔嵬在电影《宋景诗》中

助他不断深入最基层的百态生活,亲近最普通的平民百姓有关呢?那时候,演员下生活,还是剧组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甚至可以称之为项严肃的功课。现在许多有心的中青年演员,依旧十分感念、仰慕那份严谨的创作环境和浓郁的艺术氛围。有机会聆听老演员们聊起那些影坛旧事儿时,心里翻腾得还是相当复杂。

“老乡们热情地告诉我们各式各样的传说——关于宋景诗和黑旗军的,关于柳林等地主集团的。……许多农民给我们介绍了宋景诗时代的社会情况:庄稼人真苦啊!俺老一辈说闹荒年,捐税又重,谁家能吃上山药秧子、萝卜叶子的就算好的,有的连多少年的皮套(牲口拉车用的)都煮着吃了……人们没法过了,就闹漕抗粮!人家都说俺们这一带的人野!不野怎活?反正也是死。那时候俺们这里抗个粮、闹个漕,像赶集似的,经常事……”④

崔嵬关于表演创作的文章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记录了自己下生活的日子里,花费精力搜集、整理了诸多角色以外的社会资料,以帮助自己捋顺人物心理背景,挖掘社会历史根源,思考设计角色行为语言的环境基础,诸如此类的种种案头工作,流露出这个银幕新兵日后必将手执导演筒的艺术端倪。说起来,这得益于他多年做舞台编剧、演员、导演的创作习惯。他曾经发表的一篇题为《角色的认识》文章中,便于不经意间,以统观全局的导演视觉阐释了关于演员如何全方位分析、对待个人所扮演角色的问题:“当演员开始创作,对剧本进行了解的时候,常常只是偏重于自己的角色研究,而不去详细地进行对整个剧本的了解,这实在是一种错误!要知道,一个剧中的某一个人物,不过是全剧的构成部分之一,他与其他部分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和其他人物的思想行动,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共同来完成剧本的主题的。因此对于整个剧本不了解,对剧中的事件、情节的发展,对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全面的认识,而企图获得自己的角色正确和完整的形象,那是不可能的。”⑤

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银幕上;不管直面观众,还是站在摄影机前;演员对角色的把握都不是孤立的。孤立的角色表演必然是尸肉的人物。劳作了一天,回到老乡给他腾出的一角土炕上,点上油灯,铺开笔记本,崔嵬在情感深处行走于百年前宋景诗多灾多难的家乡,设身处地捋清那个非凡农民胸怀天下的心理脉络。他接着写下了这样的理解:“乡亲们关于抗漕闹粮这些述说一方面说明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真实情况,另外还给我很

大的启示，……明确了‘历史上的个人，唯有当他的目的和意图符合了人民的要求，符合时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所成就’。”^⑥许多年后，崔嵬几多次与人谈起这些话题，依旧充满了同情与愤慨。七十年代末，他筹备拍摄另一位更加叱咤风云的起义领袖李自成时，简直就是借闯王大旗，来寄托自己对底层人民苦难无告的呐喊与宣泄。

崔嵬身上无时不在的这种角色感，让吴茵念念不忘。“他(崔嵬——作者注)这种角色的感情也感染了我。有一次，下大雪，我发现他的大衣忘在家里了，我抱上大衣，到处找他，才在一个赶车老汉的坑头上找到了他。他正在和车把式拉呱呢！我说快披上吧！看着凉了。他说唉呀，干嘛老远地找来！赶车老汉也乐了：瞧这娘俩儿！”^⑦

从最初的人物了解中，崔嵬他们心目中渐渐明晰了一个通常传说里的起义领袖形象，一个历代农民军首领打天下时应当具备的勇武威猛、多谋善断、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等等一切素质都一一体现在了宋景诗身上。崔嵬当然饶有兴趣地记下了诸如此类的英雄业绩，并且就以颂扬者的亲切称谓拟就文章的名字《俺们大帅》。“别看俺大爷爷对地主、当官的那么狠！对穷人可不一样。地主和穷户闹纠纷，告到俺大爷爷手里，俺大爷爷先打地主20板子再问……不是俺说俺自己的祖先好，问问大伙儿就知道，除了地主豪户，还没有人说过俺大爷爷一句不是……”^⑧

宋景诗侄孙宋克义的缅怀自然得到乡亲们的呼应。他说大帅从陕西反回来(1861年即咸丰11年夏，起义处于低潮时期，宋景诗率领黑旗军诈降清朝政府，驻防陕西，养精蓄锐，整训队伍。1863年即同治2年初，他寻机再举义旗，从陕西东渡黄河，杀归山东老家。清廷谓宋景诗“心甚狡而谋甚大”，遂令朝廷倚重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领各路大军进剿。再后，宋景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于1865年即同治四年与其他几支不同旗号的农民起义队伍，相继汇入最有影响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追随太平军著名战将——遵王赖文光，联合捻军首领张宗禹，诱使尾追不舍的僧格林沁部陷入重围，于4月24日夜，在曹州(今菏泽)府高楼寨大败清军。是役，晚清名将僧格林沁亲王亡命于伏兵重重的麦田。——作者注)，有一个穷朋友，挑了一担南瓜来看他。宋大帅喜欢得不行，就说那屋里有银子，你挑上点回去过日子吧！可他自己一间房子也没起，一分地也没置。

说起宋景诗威望，侄孙宋克义由衷地感激乡亲们舍死相救宋氏一门的往事。“那一年俺大爷爷走了(黑旗军战略转移——作者注)，柳林地主来平(荡平剿杀——作者注)小刘贯庄，俺奶奶他们就逃到这村(离宋景诗家所在的小刘贯庄一里路的小村——原文崔嵬注)来，乡亲们把俺家的人藏起来了。地主们折